

贵州之夏 (外三首)

□ 杨智勇

贵州高原屏障
把燥热的风挡住
青山竹海织就
二十三度的清风
清凉是贵州盛夏的专属

荔波的碧水沉淀着静谧
翡翠般溪流漫过青石与浅滩
踏水而行,溪水洗净尘世纷繁
每一缕风都裹着山林的清欢

黄果树的巨瀑轰鸣着飞下
水雾升腾,撑起漫天微凉
千户苗寨的晚风掠过吊脚楼檐
灯光温柔了山野的夜晚

喀斯特的绿意层层叠叠
密林藏幽,留住黔城的安然
峡谷清风,溶洞凉韵
让所有湿热,都在此处释然

一座城枕着青山碧水安然入眠
清凉肆意生长,漫过岁岁年年

贵州山水

亿万年风雨雕琢高原
喀斯特大地铺开画卷
两万座峰林拔地而起
层峦叠嶂续写山河诗篇

梵净林立,托起云端之城
山中有溪,溪水拥着青山绵延
乌江画廊铺展十里清幽
碧水绕城,晕染出岁月温婉

马岭河峡谷藏着大地的奇观
七十二道飞瀑垂落绝壁山峦
流水穿峡,激荡起细碎波澜
幽谷含翠,收纳四季清欢

赤水丹霞浸染赤红的浪漫
竹海婆娑,杪枰摇曳
峰藏灵秀,水蕴温柔万千
山水相依,雕琢黔地万般惊艳

山河静默,沉淀时光的悠远
黔山秀水,吸引八方游客

贵州高桥

云海之上,虹桥凌空枕着山巅
贵州高桥刺破苍穹,揽尽云天
六百二十五米高空俯瞰尘寰
峡谷纵深,藏尽山河万千

钢骨为梁,跨越江河万重险滩
千米主跨,书写基建非凡答卷
横亘峰谷,衔接山海与尘烟
凌空舒展,是高原崛起的梁

云雾漫过天桥弧线
风穿桥廊吟唱山河
昔日天险化作通途
千山阻隔,终被万桥连通

花江峡谷之上揽日月云烟
桥旅相融,解锁山河新的容颜
扎根黔土,承载岁月向前
以磅礴之势,撑起高原云天

一桥飞架,揽尽黔地山河
风骨铮铮,承载神州壮阔

贵州味道

烟火落满黔地的街巷炊烟
黔乡百味,揉进山野的鲜香
酸辣是贵州最热烈的风味
一口下去唤醒尘世清欢

酸汤煮沸山间澄澈的清泉
番茄发酵出独有的鲜酸
鱼肉鲜嫩,浸满醇厚汤底
烟火升腾,暖了旅客胃腹

丝娃娃裹着四季果蔬的清甜
薄皮裹鲜,藏着山野的柔软
米豆腐红油点缀劲道容颜
麻辣鲜香,揉进林城日常

糯米饭裹着酱香与花生甜软
豆腐圆子外酥里嫩藏清鲜
高山流水伴着米酒的清甜
民族风情,融进烟火人间

山野馈赠与人烟烟火相恋
百味黔味,温柔每一次遇见
方寸餐桌,盛满黔地温暖
一口鲜香,留住黔乡眷恋

■ 杨智勇,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曾出版个人散文集《故乡印记》。

雷公山古树物语

□ 杨少辉



边的小树,而千年古树挥舞着巨大的枝条,与山风、浓雾、雷电抗争,那场景如同观看惊悚片那样让人惊心动魄。忽然,一束耀眼的阳光穿过浓密的树叶,在古树下厚厚的落叶上游移,好像精兵猛将打着电筒,机警地审视树下的每一位来者,似乎担心来人会伤害古树一般。那束光柱又犹如时光隧道,仿佛让人穿越时空,去探寻古树的前

落尽,便急忙向管理站报告,管理站又逐级报告上来,说雷公山千年古树“枯死”了。千年古树“枯死”了,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我立刻带着工作人员心急火燎地赶到雷公山,看一看事情的究竟。到了树下,平日绿叶如荫的巴东栎,整棵树叶片全部掉落地下,给原本厚厚的枯叶又增加了一层泛黄

以保证树干的营养之需,从而导致树叶出现部分或全部掉落,后面会生长出新的嫩叶。了解到巴东栎独特的植物学特性,大家才舒了一口气。果不其然,没过多久时间,千年古树光秃秃的树枝上又萌发嫩绿的犄角,叶芽渐渐舒展出来。在灰色的树枝上,还抽出一根根嫩黄色的新枝。再过一段时间,绿叶满枝,

前,静静地仰望着这位雷公山的“王者”。微风过处,古树的枝叶沙沙作响,新叶与旧枝喁喁而语,像在诉说,也像在等待——这千年的故事,还在与每个走近它的人,娓娓道来。

■ 杨少辉,中国自然资源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大地文学》《民族文汇》《散文选刊》等。

遇见李江富

□ 江月卫

假如遇见李江富——这是他的微信名。

在这个炎热如火的夏天,我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猫猫河村真的遇见了李江富。电话里他说好了来接,我刚洗完一把脸,他的车就已经停在了宾馆楼下。眼前这位敦实的汉子,三十来岁,戴一副眼镜,说话时带着几分腼腆。

其实,李江富是猫猫河村坡对面寨子里的,与猫猫河并不属于同一个村。2017年夏天,他来猫猫河采风,看见村民们捧着泛黄的作业本,聚在村口诵读诗歌。抬眼看看四周:水桶粗的松林如盖,草坡绵软,吊脚楼错落其间,低垂着抽穗的稻谷,晒谷坪上摊着金黄的玉米棒子,墙根下倚着犁铧,还卧着慵懒的大黄狗——满眼都是耕读传家的影子。一打听才知,这不过一百三十余户、六百来口人的小村寨,自恢复高考以来,竟走出了百位大学生。其中在政府机关工作的有五十余人,在企业担任高管的亦有十余人,其余的都自行创业均有较好的收入。

那一刻,李江富心里便萌生了一个念头:在这里办一场文学节,用诗歌把耕读的根脉扎得更深。在村支两委的支持下,第一届猫猫河村苗绣文学节就这样草草地开了场。没有经验,没有资金,也没有资源,最终只收到十几件来稿。村民们受了第一届的影响,到第二届时打起了退堂鼓。但李江富没有放弃。他背着背篓,里面装着腊肉、糍粑、米酒,还有打印好的征稿启事,一家一户地“以物换诗”。连县城里的街道干部、小企业主都被他的执着所打动。纷纷伸出援手,终于拉到了赞助。从那时起,一年一届地接着干,如今猫猫河文学节已经连续举办了八届,吸引了全国上千名诗人参与,累计征集作品一千五百余篇(首),总字数超过两百万字,许多作品后来都在公开刊物发表。

我与李江富的“相遇”,是在2021年冬天第四届猫猫河文学节征稿活动的微信上。那时,我一眼就被“猫猫河”这个地名吸引,它让我想起家乡的狗崽冲、鸭塘盖、猪槽洞,都带着山野的质朴与生动的野趣。我们老家习惯把老虎称作“大猫”。后来查字典才知道,在一些地方因避讳或风俗传统,“虎”姓确实读作“mǎo”。到了猫猫河我才明白,此地丛林密布,古时常有老虎出没,苗语称这里为“欧雄”,意为“老虎出没的地方”。

漫步在猫猫河村巷间,墙壁上、古树下、石凳旁,到处都有诗作——有的直接凿在石壁上,有的镌刻在木板上,有的镶嵌在镜框里。即便是绣娘的针线之间,也

隐约藏着诗句的影子。诗的作者来自广东、四川、上海、北京。我特意查找是否有家乡诗人,真的看到一位“00后”湖南诗人的作品,安静地挂在墙角的拐弯处。

走进苗绣体验工坊时,一群来自广东的十三四岁孩子正在嬉闹,他们第一次走进这里,看什么都觉得新奇。当绣针牵引彩线,一朵朵花蕾在他们手中徐徐绽放时,孩子们惊叫起来,兴奋得跺脚呐喊。那一刻我忽然明白——猫猫河不是世外桃源,它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子。有人在这里读诗,有人在这里绣花,有人在这里酿酒,有人在松树下写诗,有人还在猜拳敬酒。诗歌没有把自己变成表演,而是让村庄更像村庄,让诗歌更像诗歌。

我最担心的还是李江富的收入来源——这大概是多年协作工作留下的“职业病”。他说,自己正和几位同龄伙伴一起,持续拓展猫猫河文学节的内涵与外延,尝试文学与影视的融合。他成立了凯雷鸟影业,主要从事影视制作、文旅研学、活动策划等工作,着力将文学节获奖作品孵化成影视剧本,逐步构建乡村文学影视IP矩阵。第七届猫猫河苗绣文学节的获奖作品《稻花鱼》,已成功转化为电影剧本。目前已拍摄完成的电影《带她回家》正在走审批流程,即将院线上映。

离开时,李江富送我到寨门口。立在地上的“寨上有诗”那块木牌在风中轻轻晃动。他说,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主任吉狄马加先生题写的匾牌已经做好了,还没来得及挂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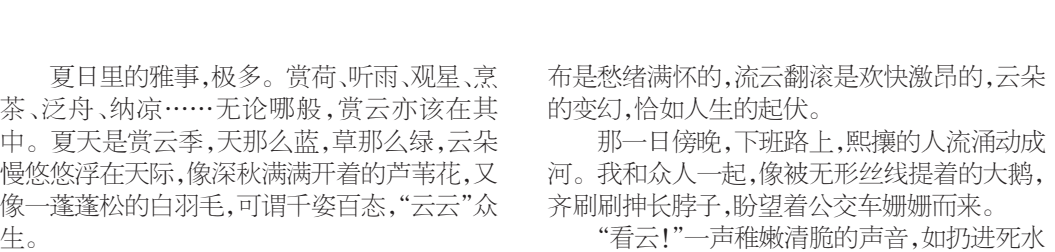
我向他伸出大拇指。他站在寨门下挥手,身子不高,却像一行还没有写完的诗,思绪在风中涌动。此刻,只有擦肩而过的山风和我才能体会到这一刻。

这里本无吟诗作文的传统,但诗歌却在猫猫河扎下了根。我想,猫猫河最动人的,不是那些刻在木头上的句子,而是一群“90后”的年轻人用近十年时间,帮助一座村庄找到了自己的声音——那声音是鼓劲是传承,更是扎在骨子里的力量。如今,猫猫河每年接待游客上万人次,旅游收入达百余万元。诗歌成了它最宝贵的“流量”,也成了它崭新的名片。

■ 江月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怀化市作家协会主席,怀化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作品散见《民族文学》《清明》《湘江评论》《绿洲》《湖南文学》等。

“云云”众生

□ 郭海燕



“白云千载空悠悠”,每一朵云,都是诗意的载体。

从古至今,文人墨客的诗歌里,都流淌着云的飘逸。张先的“云破月来花弄影”,夜静风轻,遥望天边的云,如画舒展,好不浪漫;李白的“云想衣裳花想容”,月色如水照佳人,轻步漫舞云裳动,几多缠绵;黎廷瑞的“云开见月花如雪”,夜凉如水,云散月明,还有香盈袖。多少想象,多少诗句,源自云的启示。

云,是暑夏晴空开满的花。每一朵云,都有昙花一现般的绝美容姿。早晨,它是莲花,接着棉花般的柔软,慢慢苏醒,张开花瓣;中午,又成了百合,粼粼的水波一般,开成柳絮般的浅浅白雾;傍晚,恍若玫瑰,涌动着轰轰烈烈的火红,盛开了半边天的艳丽。有了云,天空便有了色彩,有了内容,有了神话。

花开花落,云卷云舒。朝天上望去,大大小小的云朵,时而懒洋洋地挂在空中,时而随着风的牵引,在澄蓝的幕布上慢悠悠地画出各异图案,如梦如幻。一阵大风赌气似的吹过,便推搡着绿荫向天边卷过,连天的云朵层层堆叠、卷积、翻滚起来,宛如深山藏着大海,波涛追赶着波涛,起伏跌宕,无休无止涌向远方。骏马、羊群、飞龙、天兵天将……这些神秘的身影,一会儿在左一会儿在右,一会聚会一会又突然消失,若一根无形的琴弦缠绕,织缝着空中云锦,幻化着无限画卷,不禁惊讶于自己的想象,如此丰富,更惊喜于云彩变幻的韵致,可以如此壮阔。

云朵作为天空的花朵,有着比花朵还百转千回的诗情。每一朵云都是一幅未竟的画,一首未完的诗。闲云游走是闲适自在的,阴云密

布是愁绪满怀的,流云翻滚是欢快激昂的,云朵的变幻,恰如人生的起伏。

那一日傍晚,下班路上,熙攘的人流涌动成河。我和众人一起,像被无形丝线提着的大鹅,齐刷刷伸长脖子,盼望着公交车姗姗而来。

“看云!”一声稚嫩清脆的声音,如扔进死水中的石子,激起层层涟漪,一个穿花衣服的女孩子用一只小手指向天,另一只手拉着母亲的手,认真说着。周围的大人们,也不由自主地纷纷抬头,随着那声音望去,只见站牌之外,很远的天上,落日仿佛是一把火,点燃了天空,也点燃了每一朵云。

彼时彼刻,大块的云朵像少女害羞的脸,绯红耀眼。一片氤氲中,云层的红色堆积得越来越浓,越来越烈,直至把整片天空染红照亮。一团团的红云,热烈的燃烧着,渐渐的又似乎成为一盏盏灯,日暮里带着一道道亮红射下,而暮色下的我,也被拉出长长的影子,影子里还映着那轮晕染的红,彰显那燃烧生命的力量。我被惊呆了,就那么站着,远远看着那些云,感觉整颗心都跟着一起,明亮无比。

云是生生不息的。我在想,几百年,几千年,甚至几万年前,在这片天空下,一定有人看过斜阳,看过那一片绚丽红云。风起舒展,风停静卧,朝染金辉,暮浸霞色,总是以各种姿态出现的白云,把世间所有的温柔与辽阔,都无声地铺展在头顶。

试问,谁的头顶,谁的心头,不喜欢蓝蓝的天上白云飘呢?

■ 郭海燕,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作品散见《人民日报》《农民日报》《青年博览》《小说林》等。

